

◀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

西方翻译理论： 从希罗多德到尼采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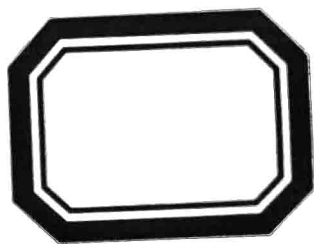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美) Douglas Robinson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

西方翻译理论： 从希罗多德到尼采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美) Douglas Robinson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 01 - 2006 - 1841

© 1997, 2002 Douglas Robinson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ose of translation into foreign languages.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either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or a licence permitting restricted copying issued by the Copyright Licensing Agency (CLA), 90 Tottenham Court Road, London, W1P 9HE. In North America, registered users may contact the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re (CCC): 222 Rosewood Drive, Danvers MA 01923, USA.

First published by St. Jerome Publishing Ltd. Manchester, United Kingdom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翻译理论: 从希罗多德到尼采 =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 (美)鲁宾逊(Robinson, D.)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8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ISBN 7-5600-5948-1

I. 西… II. 鲁… III. 翻译—语言学史—西方国家—英文
IV. H059-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2524 号

出版人: 李朋义

责任编辑: 车云峰

封面设计: 袁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北京市鑫霸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50×980 1/16

印张: 23.25

版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600-5948-1

定价: 37.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专家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东风	王克非	王宏印	毛思慧
文 军	方梦之	申 丹	申雨平
冯庆华	冯志伟	吕 俊	朱志瑜
朱纯深	庄绎传	刘世聪	许 钧
孙艺凤	孙致礼	李亚舒	李德凤
李德超	杨自俭	连淑能	汪榕培
张柏然	张美芳	陈宏薇	陈国华
陈德彰	范守义	柯 平	郭建中
黄忠廉	黄振定	辜正坤	程镇球
谢天振	廖七一	谭载喜	潘文国
穆 雷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

现有书目:

About Translation P. Newmark

《论翻译》

A Practical Guide for Translators G. Samuelsson-Brown

《译者实用指南》

Can Theory Help Translator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Ivory Tower and the Wordface A. Chesterman & E. Wagner

《理论对译者有用吗? 象牙塔与语言工作面之间的对话》

Corpora in Translator Education F. Zanettin et al.

《语料库与译者培养》

Corpus-based Approaches to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S. Granger

《基于语料库的语言对比和翻译研究》

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I,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 T. Hermans

《跨文化侵越——翻译学研究模式 (II): 历史与意识形态问题》

Electronic Tools for Translators F. Austerlühl

《译者的电子工具》

Intercultural Faultline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 Textu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M. Olohan

《超越文化断裂——翻译学研究模式 (I): 文本与认知的译学研究》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A. Pym

《翻译史研究方法》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Second Edition) C. Nord

《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 理论、方法及教学应用》(第二版)

The Translator's Turn D. Robinson

《译者登场》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J. S. Holmes

《译稿杀青! 文学翻译与翻译研究文集》

* 本文库采用开放式结构, 今后还将陆续添加其他有影响的翻译研究著作。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A. Lefevere

《文学翻译: 比较文学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

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D. Robinson

《翻译与帝国: 后殖民理论解读》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Linguistic Theories Explained P. Fawcett

《翻译与语言: 语言学理论解读》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Criticism: Translation as Analysis M. G. Rose

《翻译与文学批评: 翻译作为分析手段》

Translation and Nation: 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s of Englishness

R. Ellis & L. Ley-Brown

《翻译与民族: 英格兰的文化政治》

Translation and Norms C. Schäffner

《翻译与规范》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R. Álvarez & M. Vidal

《翻译, 权力, 颠覆》

Translation Today: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G. Anderman & M. Rogers

《今日翻译: 趋向与视角》

Unity in Diversity? Current Tren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L. Bowker et al.

《多元下的统一? 当代翻译研究潮流》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D. Robinson

《西方翻译理论: 从希罗多德到尼采》

在翻译中感受在场的身体

道格拉斯·鲁宾逊 (Douglas Robinson) 是当代西方译学界一位相当活跃、也相当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 其研究视野开阔, 涉及面广, 且少受任何理论流派的束缚。鲁宾逊著述甚丰, 著有《翻译与禁忌》(*Translation and Taboo*, 1996)、《何谓翻译?》(*What is Translation?*, 1997)、《西方翻译理论: 从希罗多德到尼采》(*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1997)、《翻译与帝国: 后殖民理论解读》(*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1997)、《译员速成教程》(*Becoming a Translator: An Accelerated Course*, 1997)、《谁在翻译? 超越理性的译者主体性》(*Who Translates? Translator Subjectivities Beyond Reason*, 2001) 等近十本与翻译理论有关的著作。此外, 他还编写过不少词典、教材和文选¹, 而《译者登场》(*The Translator's Turn*, 1991) 是他在翻译研究方面的第一部著作。

鲁宾逊在本书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西方传统翻译理论, 指责它与其他西方语言科学一样, 长久以来都是“非实体”研究 (immaterial business, xxi)。他以奈达 (Nida) 关于翻译过程的著名论述 (分析、转换、重构) 为例, 批评此类理性分析高度抽象简约化, 仅注重翻译与纯粹思维的关系, 翻译因而被视为可以机械操作的过程。而他则欲提供一种完全不同的翻译研究范式, 即充满人文主义色彩的“翻译身体学” (the somatics of translation), 使研究能够落实到情感层面, 或者说“人的身体感受”层面, 因为在鲁宾逊看来, “是身体指示我们如何行动, 使我们了解一切” (Robinson 1991: x)。这样的开场白乍一看, 也许让人有点儿摸不着头脑——“身体学”这个术语似乎更应该与生理研究有关, 然而作者随即指出他的研究与神经科学毫无关系, 他所说的“身体学”是现象学意义上的。那么, 他究竟想说什么呢? 或者, 借助“翻译身体学”一词, 他想告诉读者什么呢?

鲁宾逊声称: “不是以牺牲‘理智’或‘精神’为代价来强调身体学……只是认为西方在语言交际研究中坚持剥夺身体的权利——直觉、感情、身体信号——已经削弱了我们理解说话时发生的一切的能力” (Robinson

¹ 见 <http://home.olemiss.edu/~djr/pages/writer/books/print/index.html>

1991: xiii)。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尼采关于“上帝已死”的言论²。随后，他逐步澄清自己写作的意图：痛心于由上述原由造成的“理论与实践的对立”以及“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地位低下”（Robinson 1991: xiii），他提出“翻译身体学”一说，力求联合长期以来被理性主义强行分割的敌对双方，如感觉和思维、直觉和系统化等，将它们合为一体，重新纳入翻译研究的视野。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理顺长期被颠倒的译者和作者、读者的关系……由此可见，鲁宾逊此书实际上是一本深入解构西方传统翻译理论和概念的著作，贯穿其中的是一种反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作者批判以往西方的翻译研究受到西方理性主义的压制，没有深入到翻译实际和实质，所以他借助“身体”一词（或者说以翻译的身体学为基础），解构西方主流翻译理论背后隐藏的理性主义哲学概念（logos），颠覆长期以来译者与作者、读者的关系，把研究焦点和出发点重新落实到“人”身上，关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所受的影响和制约，宣扬作者、译者、读者双层面的平等对话机制，力图使人们更好地认识翻译的本质。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对话性身体”（第一、二章）主要为第二部分提供理论和意识形态基础；第二部分“对话性转变”（第三、四章）涉及翻译对话中的各种“身体”以及在人际交往语境中交谈或翻译时发生的身体反应。

在第一章“翻译的身体学”中，鲁宾逊指出西方语言学的主流传统是研究先验的 *la langue* 领域³，而非涉及真实交际问题的 *la parole* 领域，因此与译者实际工作脱节。他结合感觉理论和语言使用理论，提出了“语言身体学”理论：即词的意义建立在理性与情感结合的基础上，受个人感知驱动的同时也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他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一方面受到来自身体之外的普遍社会规范的束缚，一方面来自身体内部的本能反应使身体内化于翻译。鲁宾逊又进一步把后者划分为两个方面，即 1) 翻译的个人身体学（the idiosomatics of translation），它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经历了完全来自个人的身心感受。鲁宾逊以初学者学习外语为例指出个体感受在语言转换时的重要性，进而说明调控这种感受是一名优秀译者的

² 人的存在曾经被一分为二：身体/灵魂（良心）。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将身体的某种精神能力从身体分离出去，将这种能力所造就的上帝（天理）从身体分离出去的历史。第一个有力地反抗这种大写的人是尼采。在尼采看来，唯一的存在是生命，生命之外别无他物，而生命就是身体，因此，不是上帝创造了生命一身体，而是生命一身体创造了上帝，同样，灵魂（良心、理性、意识、精神等等）也不是什么上帝（天理）机能的延伸而是身体的分泌物（见余虹《“身体”的大写，什么东西正在到来？——兼谈“身体写作”》，转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³ Saussure 把 *language* 视为抽象的语言系统和具体使用语言的总和，分为 *langue*（语言）和 *parole*（言语），前者是整体语言（抽象的语言系统），后者是个体语言（具体使用）。

起码条件(Robinson 1991: 17)。同时,鲁宾逊也区分了这种进入对方身体的自我投射与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阐释四步骤中“侵入”步骤的不同,因为斯坦纳最后要求译者将拿走之物归还原文以求平衡,而在鲁宾逊眼里(斯坦纳自己也承认)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鲁宾逊强调的是优秀译者阅读文本时会将自己投射到以源语为本族语的人的身体中,深刻感受他们身心的感受。2) 翻译的意识形态身体学(the ideosomatics of translation),即关于译者受意识形态调控而对某种现象的本能反应,涉及通过个人身体感受表现出来的社会意识形态。鲁宾逊认为集体的意识形态和个人的经历感受一起构成了人们对翻译的身心感受(Robinson 1991: 30)。

鲁宾逊接着从身体学的角度探讨翻译研究一直争论不休的“等值”问题。如果充分考虑到译者的身体感受,那么翻译永远做不到绝对客观,对等也就成为动态的现象。鲁宾逊一方面指出等值不是建立在原文和译文互相对应的系统化结构上,而是以个体身体反应对等为基础,但另一方面又指出,文化将操控对等的意识形态规范编程入我们的身体(即意识形态影响个体感受),因此某种关于对等的“结构”还是存在的。简而言之,他所批判的不是结构概念,而是传统观念把等值视为不可避免的现象,自然普遍而且永恒不变等等。鲁宾逊同时指出这也是西方译界长期以来对翻译的错误看法。人们认识的所有语言现象,包括翻译,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并由身体所继承,而非先验地编码而成。

在第一章后半部分,鲁宾逊分析和批判了西方意识形态中与翻译相关的三个方面:二元论、工具论和完美论(前者导致后两者,或者说后两者是前者的必然产物)。西方传统的意识形态将人的身/心、精神/肉体分离。体现在语言学中,就是将词语和意义截然分开,形成静态的语言观。这种二元论暗含着强烈的道德立场和等级观,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意识形态身体反应,导致译者隐形的工具观(强调译者是原作者及原文的工具,不能有任何的创造性)和理想/真实完全脱节的完美观(译文必然劣于原文,但译者应该朝着贴近甚至超越原文的目标努力)的出现。这些对译者的轻视和对翻译不切实际的期望(在《圣经》翻译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严重束缚了译者的身心自由。

在第二章“翻译的对话性”中,鲁宾逊声称西方翻译史经历了三次翻译理论范式的转变,分别由路德(Luther)、歌德(Goethe)和布伯(Buber)的理论所引发。他根据“翻译身体学”的理论,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路德生活在奥古斯丁（Augustine）思想盛行的时代。他对中世纪思想的个体身体感受（即感受到宗教教条对人身心的禁锢与限制）促使他希望改变群体的意识形态身体感受（遵循教条），让他人也感受他的这种个体身体感受。原先的奥古斯丁范式隐含二元论、工具论和完美论的因素，认为语言是为传递信息而存在的，翻译是中立、客观的现象。路德的范式虽然同样包含这些因素，但由于强调将原文（《圣经》）译成日常语言并通过教育和读写的意识形态影响普通民众的语言，其理论已经凸显了翻译中语言转换的政治性。

歌德的浪漫主义范式主要包括两个要素，即有事业心的译者（the entrepreneurial translator）和浪漫主义的救赎（romantic redemption）。歌德认识到路德的那种以坚持个体身体感受的方式来反击集体意识形态是无效的。他希望译者能勇于维护自我权利，成为有事业心的译者，以自己的方式去翻译，而翻译的效果则可以不断演进，直至完美。自然，这种浪漫主义的救赎只能使翻译成为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最后，鲁宾逊结合布伯的对话主义及巴赫金（Bakhtin）的对话理论提出范式的第三次转变（对话性），以彻底解构西方主流翻译理论中的二元论、工具论和完美论。这种范式转变虽未真正开始，却是翻译理论发展的目标。巴赫金认为语言中有意识形态因素和内在的对话性，存在复调的现象，而这一真实情况在二元论中完全没有立足之地；译者若要摆脱工具的地位就应该将翻译视为自己与原作者及读者的对话行为，这需要译者采取具体的步骤；反驳完美论的最好办法就是改变人们对成功翻译的身体反应，文学研究中的新批评理论为此提供了较好的参照。

第三章论述了翻译的修辞格。鲁宾逊根据伯克（Kenneth Burke）的人类活动戏剧理论（人生就是戏剧），阐述了六种主要的翻译方式（每一种方式都以修辞格（master tropes）的形式命名）（见下表），探讨翻译的多元化特征：

翻译的形式	具体说明
转喻（metonymy）	将原文简化成某种特质再翻译，如简化为意义，尤其是句子的意义。不过，意义不是原文的唯一简化形式，声音、节奏或韵律都可以成为简化形式，转喻方式也不是固定不变。
提喻（synecdoche）	翻译可以只涉及原文中译者以为最重要的部分。以这种方式进行翻译，译者将不再是作者的工具，而是与作者平起平坐，甚至高于作者，如广告翻译之类的宣传式翻译。

续上表

翻译的形式	具体说明
隐喻 (metaphor)	将原文尽量对等地译出, 浪漫主义的翻译理论将其视为无法企及的最高理想。但如果我们只将此方法用于透视原作 (将译作看成原作的隐喻), 它仍是可行的。
讽喻 (irony)	译者使作者服务于自己的实际目的, 要么暗示原文有缺陷, 要么提醒读者自己读的是译文, 并对原文加以改动。这种方式彻底否定任何等值的可能性, 因而能够打破完美论导致的绝望感。
夸张 (hyperbole)	译者根据自己的意图改进原文, 无视作者隐藏的意图, 将自己的理想加入到文本之中, 如庞德对中国古诗的改译。
双重转喻 (metalepsis)	翻译就像双重转喻中的喻词一样, 指向两端, 却无法真正达到任何一端。翻译中总存在时间上的悖论, 译者无法返回原文, 也无法真正了解译文读者的感受, 总是处于原文 (作者) 和读者的中间位置, 这是作者青睐的译法。

第四章讲述翻译伦理。鲁宾逊旨在改变翻译研究范式, 而不是提出任何具体翻译准则。他将自己的观察具体落实在对各种翻译伦理的归纳和描述中, 以说明翻译的复杂性: 即通过改造含有 *vert* 词根的基督教概念, 如伯克及奥古斯丁所说的多样化 (*diversion*)、移位 (*aversion*)、歪曲 (*perversion*)、外移 (*eversion*)、回复 (*reversion*)、争论 (*controversion*) 和转化 (*conversion*) 等, 提出自己的含有 *vert* 词根的翻译伦理, 进而分析翻译的各种功能:

1) 内向 (*introversion*) 和外向 (*extroversion*) 指的是译者压抑或表达自我的态度。内向伦理表现了工具论倾向, 它要求译者尽量压抑自己的个性; 而与之相反的外向伦理要求译者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充分表达出来。它不是为了表达而表达, 为了差异性而保持差异, 而是对人类生活情景性的差异产生恰当的反应。

2) 转化 (*conversion*) 与广告 (*advertising*)。与宗教传道一样, 翻译和语言使用都具有目的性。对此人们不需要回避或感到不好意思, 而可以如当代广告翻译实践那样大胆地承认这一点。

3) 回复 (*reversion*) 是指译者利用翻译回归语言统一体或人类早已失落的统一状态。作者认为本杰明关于“纯语言”的论述就表现了这种倾向。回复是有难度的, 译者可以通过体会这种艰辛, 在与作者和读者的对话中

实现回复。

4) 颠覆 (subversion) 指的是译者改变读者的翻译观, 使文本陌生化, 破坏读者的期待和信任, 从而改变读者对译文的轻视态度。

5) 歪曲 (perversion) 指译者对原文加以戏仿 (parody), 尽量使读者迷惑, 消除读者长久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身体反应。解构主义者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明显表现了这种倾向。

6) 移位 (aversion) 是一种过度转变, 指译者不顾普通读者的理解能力使译文符合源语的规范, 译文的对象是熟悉原文且不需要借助翻译理解的学者。

7) 多样化 (diversion) 指译者有权以游戏的态度进行翻译, 改变原文的内容, 使翻译呈现出多样性。

8) 对话 (conversation) 是最能反映翻译本质的一种伦理。翻译是一种对话, 是一种人性化的过程, 翻译理论范式正朝着这个方向发生转变。

鲁宾逊的《译者登场》成书于 15 年前, 它开启了“重视译者因素”的研究潮流, 使译者的主体性逐渐得到相应的重视。今天, 在 15 年之后, 当我们重新启读这本书时, 我们却仍能从中获得相当大的启示。

首先, 人的身体是由身、心这两个要素构成的, 认识自己的身体其实就是认识自己。传统的翻译是一个身体永远缺场的实践活动。身体是译者的对立面, 是他者, 译者必须主动排斥自己的身体, 隐藏自己身体感受的细节, 空洞地追求一个遥不可及的对等目标。然而失去了身体的翻译只可能是不具有独立意义的载体, 是被别的东西所使用的工具。“翻译身体学”凸显了翻译活动不可能脱离译者本人全面身体感受的事实, 它使我们认识到译者的身心关系若要逐渐走向和谐状态, 就不能对自己一无所知, 也不能生活在身心的冲突与分裂之中。从这一层意义来看, 本书加深了我们对翻译本质的理解。

其次, 鲁宾逊研究的切入角度也能为我们今后的翻译研究提供有益的参照。鲁宾逊的人文主义情怀使之能够围绕语言使用者和语言使用进行研究, 从而贴近真实的翻译活动, 为翻译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很好的连接点, 缓解长期以来脱节对立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 拉近了理论与实践的距离。事实上, 关注“翻译中的人”或者说“以人为本”是鲁宾逊十几年来一直坚持的主导思想, 在此书之后作者出版的一系列作品中这一思想都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如《翻译与禁忌》(1996, 探讨作用于人, 即译者和翻译理论家身上的禁忌)、《译员速成教程》(1997/2003, 探讨以人为中

心的翻译教学思想)、《谁在翻译? 超越理性的译者主体性》(2001, 探讨作用于人(译者)的各种复杂力量)、《施事性语言学》(2003, 探讨翻译的言语行为, 人是如何通过语言施事、又是如何回应他人的施事言语行为)。这种研究角度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指明了一个方向, 因为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 自始至终都是为人服务的。

此外, 该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学习解构手法的范本, 对提升我们认识、分析现象和批判现实的能力或有帮助。该书解构主义写作特点鲜明, 具体表现有:

1) 一词多义(文字游戏): 作者在序言中特别指出标题中的“turn”一词的多种含义: 首先是译者从源语语言转向译语语言; 其次是翻译理论转向译者, 不再将规则强加于译者而是为其提供工具, 而且这些不是基督教神学用于《圣经》翻译的工具, 而是针对译者翻译实践工作的工具; 最后涉及翻译理论家的转变, 他们不再高高在上, 而是成为和大家一样的普通人。

2) 生造术语(文字游戏): 改动已有的术语表达新的概念, 如第四章集中讨论的各种从 *vert* 派生出来的术语。

3) 解构思路: 解构法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分两步走的策略。它深入事物内部进行偷梁换柱: 从已有的事物、概念或系统出发, 一方面保留其原结构, 另一方面揭露其内在的矛盾性, 从而打开被压抑的方面, 赋予新含义, 最终达到重构的目的。换言之, 解构的目的并非为了另建新体系, 重走老路, 而是为了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 解放人们的思想, 更好地认识事物的本质。

在本书中, 鲁宾逊反对规约和禁锢人们思想的制约力量, 注重的是取消限制, 而不是抛弃理性来探讨翻译问题。相反, 他认为在身体反应中社会控制与个人感觉并存, 理性与情感相伴。他对身体的强调是想为我们认识翻译提供一个批判的新视角, 其意义在于揭示作用于译者的各种因素的复杂状态, 强调在这一过程研究中译者和谐的、整体的解放, 真正自由地参与翻译活动, 从而打破非此即彼的二元论的钳制。所以, 他既反对作者和读者高于译者的状态, 也反对完全忽视作者和读者、由译者全盘操控的局面, 他强调的是和谐平等的对话机制。

这种解构的思路和方法在书中多处运用, 如第四章讨论外向和内向的翻译伦理时, 作者就指出, “打破旧的二元论的桎梏只是迈向解放的第一步……(摧毁这种障碍) 首先是取得外向性, 接着就要超越这一点, 最终

指向内向与外向二元的完全融合。超越外向，超越盲目的自我表达，迫使内向的自我跨越旧障碍，就会有你和周围人的交往、互动和对话”（Robinson 1991: 206）。此外，他一举解构了“翻译是复制”的传统概念后并没有给予翻译另一个结论性的定义，而是通过描述翻译的六种形态和八类翻译伦理，让读者在差异性和多元化中对翻译这种活动有更清晰的了解。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为了摧毁长期以来由理性形成的思路，作者采用了过于艰涩的解构主义写作风格。这也许是为了让读者在陌生感和距离感带来的困惑中进行有效的反思、进而彻底解放思想吧，然而与此同时它也给普通读者带来一定的阅读困难。国外就已经有学者指出此书“文字游戏无聊、冗长、不明智”，并分析说这可能是由于作者受到“德里达控诉在场的形而上学的方式的影响，也许是受伯克表现符号行动的戏剧理论影响”（Payne, J., 1995）。国内学者对此也有同感：“解构主义的写作特点使得有些章节过于晦涩，有的地方甚至有故弄玄虚之嫌……本书的语言如果更平实一些，其影响或许会比现在大得多”（韩子满 2003: 92）。

其次，本书要比韦努蒂（Venuti）的《译者的隐形》（*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1995）和《翻译丑闻》（*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1998）早出版好几年。可是尽管同样运用了解构方法，鲁宾逊的这本书反而不及后两本书的影响大。这可能与作者例证过于单一、仅仅集中于探讨枯燥的宗教作品翻译历史有关，没有像韦努蒂的书那样涉及与大众生活紧密相关的历史、社会事件（当然这种选择与作者力图解构原文权威地位的目的有很大联系。《圣经》被视为最正统的典范，彻底解构《圣经》翻译可以有效地说明问题）。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鲁宾逊在这部书中对文化转向以来文化研究范式的一个重要维度着墨不多，因此未能更深一步地在揭示翻译面对翻译造成的社会政治影响方面进行研究。翻译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影响的同时也在改变社会的面貌。这是文化中最具威力的一面，也是翻译之所以具有强大文化塑造力的原因之一（Venuti, 1998）。

尽管如此，本书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翻译理论著作，对于想了解西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读者而言，其价值更大。

参考文献

Payne, Johnny. Book Reviews – The Translator's Turn by Douglas Robinson.

-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inter 1995.
- Robinson, Douglas. *The Translator's Turn* [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 Robinson, Douglas. *Translation and Taboo* [M].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Robinson, Douglas. *Performative Linguistics: Speaking and Translating as Doing Things With Word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Venuti, Lawrence.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陈宏薇: 道格拉斯·鲁宾逊以人为中心的翻译教学思想评介 [J]. 《中国翻译》2006 (2): 45 - 50.
- 韩子满: 翻译中的理性与对话性 [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3 (3): 89 - 92.
- 卢玉玲: 译者的幽灵 [J]. 《中国翻译》2004 (3): 56 - 58.

谢天振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 浪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教授

*for K.B.,
one windy November day*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theory, like most Western sciences of language and other human behavior, is traditionally an immaterial business: an ideal model of the finished product to be striven for by the translator; an ideal map or flow chart of procedures (to be) followed by the human translator and—ultimately—programmed into the computer. All in the head—cognitive, rational, logical, analytical—or in the working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on-off switches.

“The second system of translation,” Eugene A. Nida and Charles R. Taber wrote in 1969, summarizing in Chomskyan terms the mainstream Western theory of translation from Cicero and Horace through Augustine and Jerome and Luther to the present (the “first system,”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has mainly been a mere straw man for this mainstream approach that Nida and Taber are pleased to call the “second”), “consists of a more elaborate procedure comprising three stages: (1) analysis, in which the surface structure (*i.e.*, the message as given in language A) is analyzed in terms of (a) the grammatical relationships and (b) the meanings of the words and combinations of words, (2) transfer, in which the analyzed material is transferred in the mind of the translator from language A to language B, and (3) restructuring, in which the transferred material is restructured in order to make the final message fully acceptable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33).¹

Analysis: a mental operation bringing logical categories to bear on the complexity of a written text, facilitating the translator’s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language by reducing it to an abstract systemic simplicity. *Transfer*: a second mental operation (“in the *mind* of the translator”) involving the idealization or “transcendence” of syntactic and semantic difference in a realm where meaning is stable and universal and unitary. *Restructuring* (some theorists call it “synthesis”): a kind of mental architectural-restoration process by which a mind structure torn down in a foreign land is rebuilt in the translator’s hometown.

In this book I want to offer an alternative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